

客

串

三月十三日，洋人說的是不吉祥日子。那晚的一片情景仍然逗留不去，急速的動作及 Table 上病人的一肚子鮮血，形成明顯的景象，積存在我的記憶裏。

已經是子夜一時了，剛忙完一個新入院的病人，不用說嘛，他來到這裏時常是呼呼大睡中的昏迷病人，那笨重的軀體，四肢癱瘓，雖說在這寒意襲人的尾聲季節，時常還是搞得我汗流浹背，還好有家屬的幫忙，很快的換好醫院的衣服，辦完入院 Routine 工作，從洗手間出來，預備坐下來吃點東西充飢，猛一抬頭，一眼就看到夜班督導正匆忙的走過來，我看出她這一來的查勤比往常走得急（平常是從一號病人先看看繞同一週再給我們這些夜鬼囑咐一下）「喂！Miss × 妳去開刀房刷手，開刀房內兩個躺着由急診而來又是胃穿孔，又是前置胎盤大出血的病人，極待拯救，她們人手不夠，請妳去幫忙！」這…這怎麼可以，畢業兩年，在這七百多個日子的臨床工作，那種本領早已忘記，器械名稱統統交還老師，何況這兩個又是垂危奄奄一息的病人，怎可在這緊急的時候用上我呢？畢業後沒有派上用場，實在有點戰戰兢兢，我一推再推希望督導能夠轉移視線（因 ICU 的護士有 4~5 個），但她不理會，當然最後只好義不容辭慘慘的尾隨督導走去。

督導遞給我口罩帽子，不到二分鐘我已全付武裝，開始刷牙刷的！好痛！也只好咬緊牙關，室內充滿了緊張的氣氛，正逢班上同學美玉值班，她在開刀房可說是經驗多多，那晚上她往返奔波於兩個 Table 之間，我只能利用她每次經過刷手室的幾個分秒，問問這兒的羊腸線和絲線是怎麼算的「號數愈大線愈粗或是相反？」誰知也只有換來匆匆一瞥，「請不要問我，我簡直要撞破頭皮」，於是掉頭又走了。這下子我只有聽天由命，督導對我嫣然一笑，不多時她也換上一套不太迷妳的藍色制服，踏

刷

手

入手術室，為我們穿消毒衣，綁綁帶子，作伴公差。套好了又長又醜的消毒袍後，對於第一次上陣的我實在很害怕，左顧右盼無一不是無菌面，此時頓時使我想起昔日學校所學的什麼背對背面對面那些惱人的外科無菌原則，腦後似乎仍存一些痕跡，我按規的走到器械台，那時候只剩下熱心的產科楊大夫忙着整理閃閃發亮的器械，其他的大夫或麻醉師等等，都以最快的速度準備就緒，等待傳遞器械者的登台，我在楊大夫的臨時惡補下，大略過目，開始上台參戰。跨上腳橈，此時他們正圍在產婦的兩旁低着頭一雙雙的手配戴着微亮的手套安放在產婦鼓鼓的肚皮上，默默的禱告，願上帝獻給我們順利，當然我亦跟着閉起雙眼，心臟開始碰！碰！的跳着，心裏只想着如何應付他們的需要，只怕供不應求，不等我抬起頭來，大夥兒祈禱已畢，喂！刀子快來，那一聲，叫得我實有魂不附體之感，那時候婦人的四肢已吊滿了生命線（馬借的生命線特別發達）上肢又是 Cut down，下肢又是灌血，這時候的梁兄哥才是重要的一角，大打壓力於兩隻腳的輸血管內，使得加速度的血液能夠再加速度的流入血泊中的產婦體內，雖說那天他的二十四小時全部賣給馬借，但看來仍顯得認真而有力，只是為了拯救這一線生機。一大幅被單蓋住了產婦整體，我並沒看出那婦人的呼吸，只是不時的聽到麻醉大夫的報告 Bp 40 Over 0 或是沒有 Bp，在這危險的當兒，全組的工作人員沒有一個不為她忙碌不為她努力，只要是她有一絲生存的機會，我們是毫不放過，李大夫更是大顯身手。但每次碰到緊急的時候，害得我時常線頭找不到，那時候只有求救於陳大夫，使我很順利的一針針穿入針頭，並受到他（她）們一致的讚賞與感謝。左邊的圓鐘已指三更時分，四周寂然，胎兒胎盤子宮全都拿走，仍然是血流不止，用完了所有的止血鉗，還不夠，在這幽靜的夜裏，大家屏住呼吸全神貫注，即偶而傳來又是 Bp 40